



吳明卿集序

許國

一雅字可謂明嘉靖中作者七人齊李叔龍于麟謝榛茂秦吳王世貞元
卿公案兩文亦
古雅稱是
美楚吳國倫明卿越宗臣子相徐中行子與南越梁有蒼

公實七人者並集都下以著述自喜籍甚縉紳開茂秦布
衣之俠為于麟嚆矢于麟獨建旗鼓元美副之明卿子相
屬鞭弭中原不相避舍而子與公實為之雁行蓋于麟法
元美儻子相豪子與公實淳而明卿雅矣明卿人文于斯
為盛夫風本乎謠俗雅軌焉倫常型模物靖詮契理致
匪風剔前宋之韻言調匪雅則末唐之俚句雅與風合是

稱大家。夫惟大雅卓爾不群，蓋其難哉。國初劉宋輩出，
洽覽群書，仍元舊資。時謂博雅弘成之際，李何挺生，徐薛
嗣起，追漢襲晉，規魏纂唐。時謂古雅爰及嘉靖，作者七人，
嘔心抉肝，窮工極變，思務出奇，語必驚人。雄視往古，目無
當代。時謂高雅而明卿詩循之，乎有玄暉摩詰之風焉。其
文稱是謂之爾雅非耶。余于七人識其二焉。元美明卿今
五人往矣，獨二人者存。蓋元美晚而逃禪，乃明卿既謝方
岳，角巾私第，尚為有司所嚴重。繇此言之，重明卿者不獨
以其詩明卿集目錄樂府三卷四言附古詩五言四卷七
言二卷近體五言八卷排律二卷七言十卷排律附絕句
五言一卷六言附七言三卷文十五卷書六卷四六附文
人胡茂承氏從明卿所來請叙之。遺我以朋尊一園一廡，
雷文士色黯澹相似其廡者。霞采翡翠丹砂非人工
所及也。蓋千數百年物掩沕翳閤，乃今呈露見寶於人間，
而園者忽失焉。嗟乎讀明卿集者其視之朋尊也夫。

父老賀邑大夫三獎序

吳子玉

刻意左君子
雖文辭類古
而規擬太露矣
其注伯玉之門
予手然瑞穀者
不通金閨姓不
列甲乙而能矯
矯自喜即後人
亦率喜之則文
亦有足多矣

邑大夫王公為政期數、四境之誦作監司以為良移策敬
勞大夫初操臺獎書至未幾江臺書至巡臺書又至使委
于三吏之禮發幣于大夫授策皆曰率約以率民而勞一
也、敏以敷事而勞二也、恕以平政而勞三也、率有成勞禮
之如大夫告慶之禮邑父老佐坊之役言曰言三成眾禮
三成文三監司公民之主也可謂眾矣受明府之潤澤莫
知為祝可謂禮乎具三獻之籩豆于庭下進爵今奏有駉
之三大夫三辭曰不佞于休無能政無以寧二三之老特

七

邑似藁也。予省穡用之。他何能焉。豈豆有加。是重予恩也。辭過三。猶云非禮。况于獻乎。父老三肅對曰。某等以佐坊役。三進及。溜得睹大夫君之政。詳矣。今聞監司公之三言于坊役。知之。邑以濟侈稔之日也。役參其力。二入于公。自大夫君帥之。以儉無重器。備無御雕鏤。過客之取貨。亦為秩之順。是以下罔不有度約也。先是。市民有競多質之坊里。不訴于庭。以椽佐視。貨高下。故且歲月淹也。大夫君聽獄如流。錐刀不入。不債不淹。而坊佐之所無詞牒之至。敏也。日侍庭下。不睹琅當之狀。無呻吟之聲。怒也。觀公之政。

是謂得三。叁以定位。不亦弘乎。由坊役顯求之。他可知矣。寔三刻焉。獎書數下。宜也。何惡之云。其非唯坊隅之賀。將一邑實賀。大夫曰。二三老之言溢矣。一之謂甚。何以及三。敢煩邑旅聞之。君子之行也。務三而已。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全也。唯以三者思焉。庶于若言不虛耳。固令徽加。而後卒事。吳季子聞之曰。觀政者聽言于市。唯其習也。不然。夫百里千社。豈無絃誦。坊父老之言備矣。大夫有三胙焉。天必啓之。徵于民也。數言之紀也。其數告于民矣。上人之獎。叨民風。微下民之誦。叨獎書。信三官書。勞其舉。周也。三鄉。

成市其祝實也三命之及將于此乎在

韓師六獎序

叙六獎極易子
排而錯綜變化
頗入佳境

韓先生在邑序三年部使者前後壇移筭獎六每筭至先生益脩然自存弗謾于人初董公授筭曰是篤實之質而學化行矣先生曰嘻予予士猶蒼蠅也而化言之奚既黃公則謂惟勤惟慎先生曰勤予職慎予心公知我哉仕猶田也鹵莽之難有秋矣督學吳公笑曰韓生文故瞻雅而充長理數先生曰數生理、生文、未自謂能又何理數尼父曰吾之于道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求之陰陽十又二年而未得以至聖言云况予不佞即窮年下唯未得棟

概已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和朱公以雅志數學稱之則
曰鍾志也。願紬續從事。黃公曰韓生楚之良也。師無此最
宜乎。憲使李公聞黃公言曰然哉。明經作士雅如黃公。指
先生蹶然曰堂上不整則階下浮言。惡能使士虛來而實
歸也。最後謝中丞公書贊韓生學總理數。分守貧寒學難
守尤難。韓生敬之哉。搢紳間言皆曰御史大夫善狀韓生
甚具已先生笑曰貧士之常。以是云守。非特黃門為貞哉。
由是先生名籍甚。今年春述職之期。郡二千石周公丞胡
公咸奏舉先生所為條教狀。吳生曰天下士以甲科臚仕

則行其道。不則計偕。為文學以明道。要論其極致。佐助治
化等耳。願世于博士流。上人目為具官。不重。即博士視為
冷地。亦莫自重。又暇論道之明哉。今先生言稽古昔。動必
如儀。根據先生非徒言之。實允履之。在下位其道明者。與
設使為老師中秘。予論三五道術。固不可同日而稱矣。顧
先生雅恂。若不及事。迹其誠壹。所極致。豈肯苟而已哉。
去譏薄儒生。師書贊不及。即及必舉明經。賢介戚屬。先生
以歲薦起家。無介特。而書贊交至。數舉列其教狀。則先生
居恒不自得。謙然深者不謂能明道。君子哉。先生見事之

至若不勝起應之如懸衡以稱其不勝者善用勝者也故
知筆策繁用非致遠之術人馬相得千里一息修道理之
數因天地自然此事可前規而物之卒應者也諸儒生曰
先生所論著三書圖解成黃公已命刊布在下位其言立
其是之謂乎先生所存者大籙第今祿位之崇樹尋常之
業不足以存之也諸當路持論為能知先生不徇于逆者
今列而叙之則宜矣

王使君壽序

吳子玉

文未能超脫
然能力追古調

王使君守漢陽有功擢兩淮都運司使後二歲部使者稱
使君之能章前後十餘上其明年上計部使者趣入兩淮
士民吏部使者乞留運主公蘓我殘喘日十餘輩至部使
者入奏狀上許之加給俸十五以治運司事如故民得請
于是相與構祠宇奉嘗以報德使君聞之瞿然愕亟出教
弗許乃民各立長生位私祀場舍中飲食必祝曰願我公
長生歲時伏臘拜伏上壽于長生位前其明年使君年六
十士民又約相與願拜伏上壽于使君前予邑太學汪生

允賢造季子願賜問從容請曰余伯叔故業商淮海受運使公覆露德至厚公以三月一日年六十之辰欲前上壽觴以卑下無為介紹豈少予哉季子曰王使君之政予聞之尚矣夫淮海重地鹽筭重職然苟是任者每顧金錢事賈人招權下侵渙商窳自潤以故權貴人求貨唯唯亟應所行債猶懼不見釋下刻爍商民之闕運司之門如大府威重不敢近此其勢之漸使然也王使君之任是也曰是職也豈我少哉且固我哉乃沛園為之事上以恪撫下以寬持已以甚約三年政聲大著先是上遣大臣出行郡縣

督鹽課操下急如束溼薪括商鎰至數十萬使君輒遏之不發景王過維揚王親今上子最愛其下籍權託和買當是時衆怙為使君懼使君顧抗直不權撓權監與諸賈如故由是諸貴人氣奪其不畏強禦多此類至其恤下之政賑荒歎通壅滯汰積弊嚴吏禁平駟會寬窳丁善政不可勝記語備載德政錄中至所為難者處脂膏不自潤雅茹淡薄口不食鹽則使君廉潔少欲慕其天性也淮人之諺曰主鹽不食鹽主錢不顧錢使君何以得此聲于淮海間哉於是上者以莊見憚在下者以寬可近今汪生往上

壽觴又何以自固哉。使君名宰相家子，顧能力行恭儉，視世、祿家相去遠矣。聞使君之言曰：先公大司馬為時名卿，儻以賄故傷先公名，不孝。天子不以臣不肖，使主財賦，第令以賄敗無尺寸功，不忠。其言如此，忠孝之道足為儀表。則汪生往請具得矣。汪生曰：先是賢家鹽舸過江州，以註誤失鹽，江州守一時不見察逮之，重罪幸運使公力為解，得脫。昔東君之民歌曰：何以疇之報，東長生。比余家人客舍中，設有長生位，祝公矣。肴歌、詠之矣。然無先生之言，不足以為公重。季子曰：嘻，予非能言者，雖然亦無待予。

言傳曰：祝有益也。淮海以北，大江之南，其為人也多矣。聞皆設長生位以祝，視予鄙人談、之言，其為祝也大矣。然則使君之禔福有既乎。汪生往矣，子稱吾是意，介于群士之間，王使君必喜，然願聞之矣。

識沉見遠而議夫周禮非周公作之也。周公蓋因唐虞夏商之制踵其敝
論自是不凡至而加防憂其亂而增察弊。焉不得已而以天下為事也。
行文更為宋
奧古者

重刻周禮序

沈一貫

故蚤夜而思之待旦而行之犬而井田學校封建肉刑之
制。衡而祭祀朝覲冠婚喪紀師田行役之詳。委而車粧圭
璧畫繪刮摩埴植之法。登魚取龍搗鱉之數。高者把玄旻
下者入黃壚。巨者包岳滄。纖者析無垠。極矣。夫子曰周監
於二代。郁乎文哉。夫惟監二代而後周禮作焉。如有周
公之亦之美。而當唐虞夏商之際。周禮必無作也。夫周禮

者周公計吾之衰。必為春秋為戰國。而豫為之隄者也。今觀其書。所以窒亂。虞于杯觴。特強梗於童牛者。莫不周至。卒有幽厲威報。無所用其王。齊晉秦楚。無所用其伯。六國無所用其關。秦王無所用其吞。外擒而內捷。左支而右吾。使有庸主之才。守之。可萬古而後亡也。柰何陵夷不守。竟契前憂。然合為十二。峙為七國。峽礙綿亘。歷八百而始遷。則周禮之功也。始皇李斯見秦得天下之難。而不見周禮之不易也。取先王之制。而滅裂之。故周禮不存。而秦亦亡。雖然。亦勢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忠。質。任事。文。則

具矣。故周禮衰而煩縟勝。煩縟勝而縱橫起。而禮樂不得。不亡矣。論者欲漢去古未遠。不能復周禮。或謂周禮晚出。故不用。余竊非之。使周禮如星日存焉。漢莫之用。使高惠文武誠聖人。周禮不可用。蓋秦以凝脂之法。亡於鋤鋸。漢興破觚而為圜。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後天下蒙更生之福。向使屑。焉取天下而紛更之。乘三統之序。駭萬姓之觀。周公不為。何者。聖人欲與天下相忘于無事也。不得已而有為。非聖人有為之也。故文之法。莫若以忠。周禮非漢所宜有也。繼漢而王者。周禮可行矣。而不能行。雖然。亦知周

禮之不從哉。六典之建。肇于唐。邇自宋迄今。沿求益密。我高皇帝神聖立極。典制無前。則革丞相而陞六卿。錢穀甲兵之權。犬牙相入。即有大奸惡。一旦在側。不敢誰何。高皇帝豈規以取憲于周禮乎哉。而卒與周禮左券。千聖同心。於斯觀之矣。故知有夏有商。而後有周禮。有漢有唐。有宋而後可行周禮於其意。不于其文。神而明之。舉而措之。而聖人之法在天下。此善行周禮者也。苟按譜而求其肯綮。一一而弭其蹤。雖井田矣。肉刑矣。封建矣。從鉅至細。罔幾微異矣。以為莽歆安石。則幾為而周公竟不可為。不為周公。乃所以為周公者也。或曰。審如子言。則周禮筌蹄也。奚刻焉。曰。以聖人之心觀之。則奚書而不筌蹄也。以衆人之心觀之。則奚書而筌蹄也。何必周禮。

重修 國朝名臣錄序

王弘誨

叙名臣之必示
于理亦甚當

國朝名臣錄自彭惠安始錄三十一人為之贊嚴矣至楊

月湖氏復推惠安之意離為二編有曰理學名臣者有止

曰名臣者襍取布衣巖壑之雋與縉紳大夫並存之然以

學識事功分而為二此其意亦有可論嗣後尹寒齋氏諸

人又間作焉歷年滋久賢哲繼起不可使後來泯之無譽

獨讓美于前人且諸家之所記亦宜有所訂正彙而為一

使觀者易於興起此錄之所以重編也孟子曰五百年必

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古者信哉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

之臣故應龍升而景雲翔雕虎嘯而清風起明王作而俊
人輔蓋自古稱之矣然人臣之事君如臯夔稷契伊傅周
召之流亦惟以道所當為分所當盡不如是則其心歎焉
而未安故殫忠宣力純其心以為之豈有意于後世之名
哉顧後之君子景行先哲以為古人之所樹立者既垂勲
社稷與日月增光矣而精神風采幾微鴻鉅之略非托之
金石以表章之則易而後無所覽究于是採其言行之實
彙而為書曰此某代之名臣蓋古之人盡道而忘名後之
人非名無以自勵此其制昉于宋朱考亭氏意亦與史氏

相輔翼矣余觀太史公獨立一家之法改編年而為列傳
凡循良酷吏游侠佞幸之流人為傳之善惡並紀無所取
捨使觀者有懲有勸此自史氏之法宜爾然竊謂中人之
質見善則易趨見惡亦易化彼且使芝蘭薜荔襍陳於吾
前不若屏其一而獨挹夫芬芳之為善也名臣之繪畫者
或出于此與穆叔子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名
臣之所樹立無出此三者然三者同出一原周召而上則
体用皆備存之斯為道德建之斯為功業而著之斯為文
章周衰學廢始各以其才見于天下而卓偉名卿亦未有

盡離於道德者。故管仲之功。孔子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而子產叔向之儔。乃以為遺直遺愛。是其純駁。雖不一。然就其所成之一節。皆與道德相為貫通。不如是。雖有所建。不足以謂之功。雖有所著。不足以謂之言。鞅斯臯翔之流。是也。今月湖氏者。獨以十五人者為理學。余則以為名臣。而理學之科。不與是。彼皆逞其私智為之者。何其悖與。而世之人。以為非理非學。亦可以偉。今而傳後。其為理學者。則舍經濟而崇空談。又何其悖與。亦異乎考亭惠安之意矣。故功業文章之可名者。必本於理學。如劉青田宋景濂。

黃忠宣夏忠靖諸公。皆非不學者。苟一無所學。則其所注。厝終無可觀。何以為名臣。曰名臣。則學在是矣。或曰。世稱霍寇不學。無術。然卒為名臣。且孫常之屬。其學又何以稱也。曰。彼所為多合於理。是不學之以方冊。而學之以心。乃所以為理學。以理學而為名臣。則可以名臣。而別于理學。則不可。故今所錄若干人。止曰名臣云。

賀少司馬銅梁張公考績晉御史大夫序

喻均

文氣亦直截
疏朗然用意
似近淺易

督府張公鎮兩浙之明年當考績天官未報上天子業已

晉公左司馬還佐大司馬理曹務無何公用便宜法往事

之陸梁者九人以聞天子益大嘉悅優詔褒美復晉

公御史大夫領左司馬如故海內爭相詫以為奇余適以

使事從公之後故得而侈談焉往公之渡江而南也行及

近閔而二三遊食鼓簧市井斬木揭竿無人乎國中矣公

一呼而悍卒響應剪此而後朝食既下車而國中莫敢譁

者諸悍卒亦競悔禍奉約束惟謹公乃委曲為天子明

言其故推誠誘納開示澡濯之塗既又引其最黠者置之
帳下以釋其猜日察其饑寒疾苦尉荐之甚厚以睎其携
徵隊什長之禁而難制者託以他事更署置之以散其謀
而後諸悍卒始解盟思一心以媚公而陸梁者莫堅其命
矣一旦下盈尺之紙縛而磔之轅門若羊豕然蓋五千人
股慄而莫敢仰視也乃論者謂公持重好謀大類趙充國
之坐制西羌云余惟充國乘彊漢之威擁重兵而西制敵
之權在我孰與公單車就道不假寸兵而收功萬全先零
罕开外合中離勢易解散孰與五千人誓同生死無間可

乘難易之形固不可同日語矣獨充國謂四羌可以坐困
不煩力征可朞月而望而公亦謂悍卒可以緩圖難以猝
制垂十閱月而殲充國力排卒武賢諸人之議欲以威信
綏服外夷為國弭久遠之患而公一意拊循坐安反側銷
東南之隱憂此二事為相符耳然宣帝讓充國者一賜書
督進兵者再而充國奏屯田及上狀者不一而後報可猶
然狗彘弩破羌之謀而兩用之未嘗專倚充國乃天子
挈制事而屬之公耳若罔聞不復從中制俾公得專精神
展四体容與劈昼鮮卻顧之虞即古人推轂命將不啻過

之充國振旅而還仍為後將軍衛尉未有殊異之賞乃
天子不靳以穹階昇公則公之遭逢大異充國而天子
之明遠過漢宣矣且也充國生長邊鄙周旋行間嘆咄老
將其料敵制勝固宜而公起家文吏居常搦管搗詞駕曹
劉而驅屈宋乃仗鉞登壇輒著奇勳投之所嚮蓋靡堅不
瑕者詎充國可匹敵耶昔尹吉甫翌贊宣王赫然中興詩
人美其薄伐之勞于是乎六月之篇作其詞曰文武吉甫
萬邦為憲夫兩浙首藩也舉事一不當則四海隨之非細
故也計公安集之功豈直一獵狝已哉至語公文武材即
儼之吉甫也亦宜大史氏當必採其事播之歌詠垂示來
世與雅詩而並傳無疑矣余不佞何能頌公

叙事亦有體裁
而末載虞文靖
一事尤足為當
今西北石畫

重刻澹水客談序

喻均

郡伯仲起張公數好言天下大計余比徵天幸獲從公後
簿書之暇握麈據梧輒為余開說媿不置即一二僚案
有所持議以與公相和答公亦輒為咨嗟稱善間從袖中
出一編授余曰茲而鄉徐伯繼所為澹水客談臚列西北
水利事抑何纒々也實其言則燕薊無枵腹之虞吳楚有
息肩之望以今天下大計寧復有逾此者耶至其歷遡泉
源徧閱地勢斟酌天時劑量人工形必副情實必中聲譬
之海賈談珠山樵語木靡遺美矣乃水衡諸當事直弁髦

其說而不一施用徒令識者扼腕頃 天子赫然改易茲
轍思建中興之烈伯繼業已賜環尚符璽為近臣庶幾得
一當以展其夙昔匪直寄諸空談而已第海內識不識爭
歸其言奉為芳規而舊板滂漉幾不可讀吾欲重為之梓
以惠海內子盍綴一言於編端余曰唯々余往從鄧太史
識伯繼一見握手如平生驩即是編也余歲之篋中垂六
七年矣不異中郎之秘論衡豈虞公之好甚於余也嗟乎
余嘗究觀天下大勢西稱巴蜀之饒南語江漢之沃東數
吳越之利顧當三國時曹操僅擁中原硤确之區與群雄
角而巴蜀江漢吳越諸美壤悉為孫劉割據不領於中國
之版圖然而強大之名卒歸於操迄莫敢與抗者豈獨其
兵力雄哉亡亦以屯田之建置豫也史稱建安元年操從
羽林監棗祇言以祇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
民屯田許下又徧令郡國例置田官所在積谷廩庾皆滿
故操征伐四方無運餉之勞遂能誅鋤羣雄幾致混一有
以哉元人以左衽竊衣冠寡馭世之畧束手而仰食江南
魯未百年我 高皇帝起淮甸而驅之若振槁然江南之
粟不繼而王庭北矣雖其運會固然亦由儲蓄之計疎也

國家自成祖都燕薊襲元舊而忘修西北之農政視江南不啻外府噉之然待哺萬里之外夫當漢唐時謀臣策士競以中原為重地迴睇江南直馭脫耳無足為輕重假令國家一日無江南則百萬城守之卒有縮腹而待斃耳隱憂之謂何伯繼當全盛之天下而閔之為倡二百年來未發之崇論詎不誠卓識君子哉宜公之有味其言而重為之梓也伯繼又言張全義尹河南當喪亂之後招徠農戶力脩屯政出見田疇美者輒召田主勞以酒食或賜茶線衣物以故遠近競勸遂成富庶又欲倣虞文靖遺意

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試以虛銜緩其征科俟田入既饒蓄積漸充然後量征其稅隨給以祿至援兵興之時轉餉勤勞與對壘者論功俱鑿之可施用余謂國家誠得彊敏任事如伯繼者數輩畀以開府之任錙置西北諸州用張全義法於內地以勵游惰用虞文靖法於塞外以風富民而又假以便宜寬其文法不責近功不搖群議即伯繼所稱十年究其成萬世享其利猶執左券而責償耳豈虛語哉言未訖公抵掌大詫曰異哉始吾披襟伯繼今復醉心邪相矣邪相

余字也。輟次以為序。

撫蜀奏疏序

郭子章

才情似美而至其結構布置又往往屈才以就法頗是清涼之作少假之以蒼老雄沉必卓然成一家言矣

夫進言難矣。閭巷彼已。纖計小談。順比滑瀉。猶未必即聽。而况獻之殿陛。入之封版。敵雷霆之威。發藥石之口。心所欲譚者。觚裁其半。觚所已創者。續裁其半。即筆銳干將。墨含甘液。所陳者幾何。慮既謹及也。無論水不受石。愚且疑智。古人以至智。說至聖。猶七十說而不受。故進言者不欲揚振風。凝霜之氣。誰不為希。拾進之語。至於拊封之臣。眇言責者。益逝矣。赤子流離。瑣尾之狀。羗夷跳梁。旅拒之送。已非太平封禪之吉。所樂聞而痛不着身者。曷伺掣肘。

不曰市恩則曰啓蒙。願令當事者欲言不可不言。不可呼
嗟乎難矣。故旁觀而論于利患之外。與當局而論于利患
之內。者難。而折廷諱於咫尺之近。與陳事待詔於萬里
之遠。者難。漢宣號令主至。充國金城之奏。每上輒下。公
卿議初是其計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而始從之。非充
國之智。不公卿如也。外內遠近之執殊也。蓋愚讀宛陵徐
司馬公撫蜀諸疏。而后知公之進言于天子也。蓋而其
難哉。公起家名進士。出令洹水。廉明舉最。天子召為銓
部郎。以不能於故相。出藩臬齊越。留滯十餘年。稍遷京兆

尹。是時三輔之墟瘠於歲侵。公乃疏議恤疏蠲繇役。已蜀
之西鄙。番夷不康靖。天子授公節鉞。出鎮成都。公至下
意難問。議款諸番不聽。始疏討松夷。松夷救建越。稱亂執
已白。若始疏計建越。夷建越。夷甫救贖。乃黃即諸夷。乘危
謂款公不得已。復疏討贖。乃黃即諸夷。三夷即叙而屬之。
南氓困于舉大木。東苦旱疫。公于是疏減歲租之半。無幾
何。公疏乞身三四上。天子始俞之。蓋公拊蜀三年。馳奏
疏不下數十萬言。而其大指在宣主威以誅叛夷。明德
意以甦槁氓。是二者皆封疆之臣。諱不樂以聞者。而公疏

之蚤。巽悞鉗忌之夫。退不敢任者。而公當之毅。故始而四
遠之議。諸。然而沸。卒也。後不再舉。慶不一書。則後之成。
笑。不後金城。而。天子之聽。公不必廷議之。十。八。而始定。
也。愚請。罰。奏。議。其。大。者。漢。二。表。十。六。策。與。唐。歸。無。憂。城。一。
疏。乃。或。不。竟。其。用。且。棄。其。策。以。資。敵。公。深。計。而。不。疑。悟。言。
無。所。擊。大。創。羗。獠。以。致。其。功。論。定。是。非。以。完。其。身。幸。不。幸。
何。如。矣。或。言。深。淵。成。而。魚。樂。松。栢。成。而。涂。之。人。蔭。功。成。而。
寵。與。俱。公。屢。疏。天子。屢。聽。以。成。蜀。功。即。無。寵。利。若。之。何。
去。夫。公。之。去。豈。如。去。之。就。數。穴。遊。壇。陸。逐。物。而。不。返。哉。公。

之疏曰。臣齡甫艾。不即填溝壑。猶可以效涓埃。而。天子
之詔亦曰。某去病瘡。日臺。臣以聞。則。天子豈聽公去乎。
而宛溪之水。敬亭之雲。亦惡能久羈公。山澤間也。

贈耿子健年丈督學八閩序

郭子章

前半叙事古勁

往言官疏士習卑文體孱弱責在督學

諸臣督學宜專補司徒郎

而收煞尚未精神

亡補郡太守郡太守習刑名錢穀簡髮數米滑其性靈異

之帖試如朽鑿不相入積官至守棄鉛槧久舉子業日異

歲殊飲土釀上玄酒於方丈華錡之日執亦必不適於是

郡太守無復督學矣後二年銓曹稍變其法始推建昌守

許德清先生督閩中學而子章次之明年子章承之由潮

州守督蜀中學又明年予同年耿子健由成都守督八閩

學蓋廟廟破拘孿例廣厲學官董之三人云德清修正

子健精白倡聖學於浙楚檢鏡所屬名相甲乙不佞悔愚
不顯時侍二公敷衽講業私淑其緒論秦蜀壤連聞德
清去秦人士間濟服行其教不佞入蜀稍濼秦中
之教蜀士朝夕比子健左提右挈以一士嚮無大盪先
王之訓今子健且行豈第錦官錦廡一跽士氓如失慈母
即不佞亦惡能一日去子健哉雖然八閩家洙泗戶鄒魯
海濱一大都會也子健以提挈不佞教蜀者提聞士耳而
格其心下以媿德清三秦之教上以副廊廟破例廣厲
用予三人者之意而一洗郡太守不入不遠之誚以無如
言者之口古道士習于子健此行卜之矣今士譚功利口
刺不休有味哉如饑十日饗大牢也譚學不省為何物
如夷貊人指點蒿華越人說章甫也譚舉子業文見謂博
青紫媒利祿而不知發抒仁義道德之興如刻冰鏤胎畫
江河繪樞櫓無當於用也而課之以論黨文智者十一耄
而如醒者十九督之以憲臣羅精蒿目於帖括之日百九
執經問難於臯比之日百一則柰何造譽耄而卒教化也
此其弊不獨蜀即閩與他國亦然子健何以救之聞而以
其餘者被之蜀以及天下乎夫拯病者無若問古醫拯飢

者無若貸去積其方具而劑驗穀良而施不却也。耿長公
天臺先生昔以名御史督學三吳，復以都御史出鎮八閩。
八閩之士固已耳孰于耿氏之教，而三吳之洽又其已成。
事士熟於教，則語之即洽，約之即束，法已試而事成，則施
之不疑于師，求之不拂于弟子，予固知楚黃之耿，今天下
士之去醫古積也，足却死人而肉白骨也，不獨閩與蜀也。
先師胡廬山先生與耿長公同籍同志，予结交子健，熟其
家世，問學長公，博大純厚，次公子庸，警敏獨悟，子健方炭
大雅說者，方之洛陽程氏，夫傳程氏之學，立雪長進，將而
之南，以啟建安之派者，非閩人乎？又惡知今閩士無中立
元晦輩為子建弟子乎？惟子健之善教之也，常袞一入閩，
為設鄉校，親講道，閩俗丕變，歲貢士與內外埒，今閩士文
明大與唐異，而子健之學又大與袞殊，此豈非千載一時
乎？予拭目俟矣。

明法

武舉錄後序

郭子章

子章不佞以書生領郡符不自意

皇上拔之嶺海俾典

學三川歲戊子秋比文士子章進郡國諸生於棘闈斤

恐不稱顧握鉛槧甄別文執猶素所習也惟茲孟冬復比

武士侍御何公持憲貞度萃八郡材官良家子如 令甲

三試之比于昔加春得材武士四十人以獻子章猥從諸

大夫後濫竽試事是俾榜人乘穡夫陶也則又甚有其蕙

雖然聞之矣除為武施為文非有兩也。能屬文著述是謂

文章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膽力絕衆才畧過人是謂驍

雄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官不易方太平用成國家均
需馬子章竊伏讀勅諭凡境內衛所學校一體提調整
理武臣應襲悉令襲武經百將傳及操習武藝則爾多士
亦既並章從而子弟之矣特未睹其藝與籌略耳乃茲騎
射之日乘肅爽走昆號。攸飛虎落白羽如墻步射之日負
簡而趨控弦以鳴烏號引滿鴻殺相稱。即竹矢板楯之技
不推於此矣。鎖關而策之。顛能曉暢兵要。追述師貞。參伍
司馬法。至慨慷說忠義。即將死心書之文。不辨於此矣。豈
金鑿玉壘之秀。岷江漢廣之靈。以其清淑孕為儒碩。而其
嚴肅果毅者。乃發於介冑。和異日者。執鞭弭屬橐鞬。所
稱龍驤麟振之業。爾多士無讓矣。願不佞則何以進多士。
四郊多壘。赤白囊奔發。當其時需才。將急以批其亢而擣
其虛。即貪詐可兼使。六合廓清。卷甲授戈。當其時需廉將。
急以疏其穢而鎮其浮。匪其人莫之將也。今皇上威
德遠衆。神明除戒。匈奴納款。島夷獻琛。即比者西南夷
內訌。少司馬中丞徐公雍容三犁其穴。桔槔不薪。遊弩不
騎。海內外無所事。兵革以何時裁。而願汲。羅爾多士。匪
直以勘禡定亂。蓋建威銷萌。定三革訓。六師以保元氣。意

郵馬也。何以明之？今天下衛所之成，日逋月耗，南北邊陲勢不得不藉召募。乃召募自驕倨，動制主將，自大同留都脫巾後，虎林平樂、東山、鄖陽諸鎮，各效尤。即爾蜀建武，往亦噪譁說者，半咎其將貪婪挑釁。故今之需廉將，急於才將也。士捐妻孥，弃父母，以七尺應募，而將者朘削其脂膏，自潤甚則，存賄市進，輦載養交，彼飢鷹餓虎，惡得不反噬相向，不佞謂此非營壘細故，計諸將中必有投醪分菽視卒如嬰兒者，始可弭之。故願多士之，以廉為鵠也。且無遘引吉甫，孔明蜀所稱大將也。吉甫伐玁狁，奏膚功，至其為

憲萬邦，則曰有嚴有翼，其燕喜而受多祉也。不過息鼂膾鯉，孔明功蓋三分，名成八陣，乃其自盟在澹泊寧靜，常表于漢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已卒如其言。繇斯以譚將之風軌，無出于蜀已。夫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野宿，忘其親；援抱而鼓，忘其身；貨與身孰重？利與親與家孰多？而兢刀錐利，攜三軍之心，而犯其怒陰以債。國家之事，非夫也。善乎岳武穆之言曰：文臣不受錢，武臣不受死。不佞則謂平居忘利，然後臨難忘死。無

文武臣一也。秋仲諸文士既歌鹿鳴而謂不佞不佞進曰
乃今而後出為國家任使當為廉吏無染於蒼黃今告
爾多士亦無敢易前說此非獨不佞指固皇上拊髀意
也亦侍御公延攬意也

武舉序齒錄序

郭子章

爭讓二字館結
最為有情兩設
論入微

萬曆戊子孟冬侍御何公闡武闈拔材勇士四十人進之
大司馬獻之天子非彫非虎似將大得焉薦揚既宴多
士第年齒書世里為錄而謂予序弁之首予訊之曰兵爭
器也戰爭事也爭至於生死甚矣古者吉事左凶事右偏
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自居於凶必爭也君將命將操
鉞持首授之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之
曰從此下至淵將軍制之將已授命拜而報君曰臣專斧
鉞之威不敢以生還此其氣何厲其力何壯也且厲乃所

以成其爭也。提攜奉手，負劍掩口，遭道正立，徐行後走，此趨隅曳踵之士所事者。故曰：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文武爭讓，所繇來異矣。多士進曰：居則讓，戰則爭者，毋失其為爭，讓者毋失其為讓。先生言戰也。二三子所請者，居也。子曰：不然。夫讓非居之謂也。居而讓，是委巷之禮也。夫戰非讓不勝，始于爭，伸於不爭。孔孟有言：射不主皮，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君子之戰勝，不在兵革之利而在人和，故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戰勝者不與三軍雖衆，勿恃而輕敵，受命雖重，勿恃而必死，身雖貴，分時而賤，人見雖獨，勿恃而遺衆，辯說雖雄，勿恃為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舍，勿舍；士未炊，勿炊；士未舉火，勿舉火。冬不裘，夏不箒，而不張蓋，出隘塞，犯泥涂，必先下步，如此乎其讓也。然後能勝。寧佐上軍，後入，毋求蓋，七人寧辭，萬戶毋急假，王齊寧倚大樹，毋自陳功，伐寧江南，勾當公事，毋席歐任城，如此乎其讓也。然後能處勝。故二三子之讓，趨隅曳踵之讓也。可以居，不可以戰。予之讓，定三羊隱五刃之讓也。可以居，亦可以戰。異日者，守吾說而效之，闔陳施之士，伍名曰禮將，又名曰止欲將，多士齊辯之勇於

敢乎。勇於不敢乎。是殺與活之機也。毋徒不敢於唯諾疾
徐之踈節已矣。

簡約有度

聖諭鄉約錄序

郭子章

萬曆丁亥，四方郡國奏水旱上霄，旰食焦慮之。至召輔臣爓
閣議賑恤，令頒海宇。於是豫章都御史魏公上封事，其一
曰：得士召和之本。士達累時在明德，羨明德，羨無如行鄉
約。講習高皇帝聖諭六事，上下其議。宗伯宗伯沈公議魏
都御史言是上，復下其議。各省直令督學官勤率郡縣有
司，著圖說，編俚語，俾閭巷士民易遵。循子章承乏三川，思
士以稱上意，括乃首刻聖諭六條，次三原王尚書註先師
胡廬山先生疏，并律條勸戒為一卷。次朱文公增定藍田

呂氏鄉約為一奏敬書今上俞魏沈二公疏冠于篇首題
曰聖諭鄉約錄章伏讀 高皇帝六條指在教民故頒之
郡國今上指在教士故責之督學夫士民一也。士民之表
也。一鄉之中。民什九。士什一。倡之者一。而和之者九。王道
於鄉易矣。故願諸士之為其一者也。雖然是不獨在士
國好獵狃間。並驅國好鬪閭門詠公。予國好農桑。婦饁南
畝。女執懿筐。風之也。司風教者。不有諸已。先求諸人。是謂
藏身不怨。民必不論。故論士論於身。約鄉約於身。是影嚮
風草之樣。嘿而成不言。兩信和之至也。章與諸良有司助

哉。無持空牘。繩下而自處。偽與幻之間。如魏公疏云云。



